

# 难忘秋收看场

□姜宝凤

秋收时节到了,我不得又想起了儿时在下与父亲一起看场的日子。

小时候家住农村,每年到秋收之前,乡亲们就会提前找一块离家较近,且地势高凸、周边无遮拦的广阔土地做场,用来堆放、扬晒粮食。俗话说:粮归仓,草归垛。秋收是老百姓最高兴的时候,一年的收成就是全家人的开销所在。同时这也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,因为这段时间不光要抢收庄稼,还要赶在秋雨降临之前脱粒、扬晒直至囤进仓里。做场的地方得先在表面铺垫一层黄泥,再边洒水边用碌碡一圈圈地碾压平坦,光滑如水泥抹面。之后,家家户户还要在场的一角搭一个简易窝棚,一般用几根细圆木撑起一个三角形的支架,然后四周用玉米秸苫在上面,里面用两三张木板两头横在长条板凳上,上面再铺上席子,一张床就做好了,窝棚也瞬间成了一个临时的家。

场地拾掇好了,地里收来的花生、玉米、大豆等庄稼便一股脑儿地运进场里。在粮食未打下来之前,为防止

堆放在场里的庄稼被偷窃或者被牲畜糟蹋,一般都要安排人在场里守着,俗称“看场”。在我们家,由于老的老小的小,待到庄稼被收到场里后,父亲就成了主要的看场人。每天晚饭后,父亲要去住在窝棚里看场,第二天天刚亮,他又急急匆匆地回家,吃过早饭再返回场里干一天活,这似乎成了一种“两点一线”的规律。

调皮的孩子历来不能安分守己,我从小就对看场有一种新鲜感,总是很喜欢待在窝棚里躺在床上玩,尽管那床铺比不上家里的舒适,却别有乐趣。所以,每年秋收时,放学后我都要央求父亲带着我一起去看场。通常邻居家的场都是一个紧挨一个,场里干活的人多,小孩子自然也多。有时休息日,大家呼朋引伴地来到某一家的场里玩,扔手绢、抓石子、老鹰捉小鸡的游戏玩得兴高采烈、不亦乐乎。

夜晚,父亲点燃煤油灯,灯光虽然有些昏黄,但以照亮窝棚内部的整个空间。我躺在窝棚里把双脚搭在父亲的后背上,父亲则一边抽着旱烟一边给

我讲故事,他浑浊的眸子里荡漾着一股浓浓的慈祥。窝棚外,夜色如水,繁星璀璨,秋虫弹奏着美妙的乐曲,那声音忽高忽低,缠绵而悠长,迷迷糊糊中我进入了甜美的梦乡……

与父亲看场记忆最深刻的一次,是有一回夜里我突然感到有些饥饿难耐,父亲便想办法为我找吃的。最后父亲从场上的黄豆垛里,扒拉出一把豆荚尚绿的黄豆秸,在空场地上点上一堆蔓草后,爷俩就围坐在一起烤黄豆吃。跳跃的火光映红了我与父亲的脸,不一会儿滚烫的黄豆粒就烤熟了,摸一个扔进嘴里嘎嘣脆、满口溢香。多年以后,我无数次怀念起那夜与父亲一起烤烤豆的情景,犹如鲁迅在《社戏》一文中所说:“真的,一直到现在,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”。

光阴流转,时过境迁。如今,父亲已经去世多年,我也离开故乡四十余年了,但我还是不时会想起当年与父亲看场的往事,有时真想穿越时空回到昔日,虔诚而深情地重温那些恒久的感动与难忘!

## 诗三首

### 故乡

□赖永洪

仿佛听到奶奶的呼叫声  
从村东转到村西  
那慈爱,不厌其烦  
炊烟准时在山村袅袅飘升

牛背上的童谣  
吆喝着报纸扎糊的风箏  
流云叛逆了天空  
顽皮的心愿连翻十万个筋斗

父亲的故事蘸着母亲的米酒  
能让瞌睡虫饱醉好几天  
从银河里捞出星星,活蹦乱跳  
挤破那小布书包

忽然发觉走失了壮年  
此时怀念起故乡的雪花  
不知村口的古塔有没有倒塌  
暗暗窃喜,浓郁的乡音还在

他乡无山  
爬上楼顶寻找回家的路  
夕阳像被嵌住的钟摆  
仔细倾听,没有久违的“嘀嗒”

### 白露时节

□蔡同伟

白露如期轮回大地  
秋意渐浓 秋风渐凉  
知了悄声隐退  
树叶陆续离岗  
大雁列队移防  
芳草开始枯黄  
五谷日趋成熟  
大枣泛起红光  
玉珠晶莹闪亮  
桂花含情怒放

这个时节  
父亲沐浴清爽  
时而在田间徜徉  
检阅玉米的成色  
估摸谷穗的分量  
时而在村里奔忙  
整修农具车辆  
备好晒场粮仓  
只等时令一到  
奔赴“三秋”战场

### 一滴水

□周家海

一滴水  
是风和云恋爱的结晶  
来自远方,从天而降  
洗濯尘埃,荡涤喧嚣

小草伸出手掌  
树木张开臂膀  
溪流发出欢呼  
只为相遇时揽你入怀

一滴水是一滴雨或露珠  
亦或是一枚晶莹澄澈的雪花  
从思念的天空  
自由自在、轻轻悄悄地飘下  
模糊了你远去的背影  
及周遭凝固的景物

## 开学第一课

□张玉明

新学期的第一堂课,我总会给孩子们讲那个“砂砾变黄金”的故事,并提醒他们,即使听过了也要细心听,我会提问的。

一队旅行者在沙漠中艰难行走,突然空中传来一个神秘的声音:抓一把砂砾放在口袋里吧,它会变成金子。

有人听了不屑一顾;有人将信将疑,抓了一把放在口袋里;有人全信,尽可能地抓了一把又一把。

他们继续前行,没有带砂砾的人走得很轻松,带了的则举步维艰。很多天过去了,大家终于走出了沙漠。

抓了砂砾的人打开口袋,欣喜地发现那些粗糙沉重的砂砾真的都变成了黄灿灿的金子,没有抓砂砾的人则捶胸顿足,后悔不迭。

教室里有一些响声——显然有学生听过这个故事。

同学们,从今天起,我们也要开始一次长途旅行。从高一到高三,整整三年的漫长旅程,等待着大家跋涉。在出发之际,老师也想学故事里的那个神秘声音提醒大家:抓一把砂砾放在口袋里吧,它会变成金子的。

底下有咯咯的笑声响起。

我开始提问。老师要大家沿途捡拾的砂砾是什么呢?它将来变成的金子又是什么?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。没过多久,我想要的那个答案越来越清晰。

“是时间,砂砾代表时间!金子是将来我们上大学的录取通知书!”一个



## 石榴红了

□马庆民

入秋后,大街小巷的水果摊上,大多都摆上了又红又大的石榴。有些摊主为了吸引顾客,还会将石榴皮剥开,露出晶莹剔透的石榴籽。此情此景,让我想起了老家小院的石榴。

石榴红了,是那种纯正的红,喜庆的红,中国人向来最喜欢的红。每当秋意挂上树梢,满枝的石榴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,点燃了丰收、红火的日子。在老家乡下,家家户户都会在庭院里种植一两棵石榴树,以祈求生活如石榴般硕果累累,红红火火。

我家的两棵石榴树,刚好在院子正中央。石榴树一年红两次,一次是在初夏,韩愈说这种红是“五月榴花照眼明”,苏轼说这种红是“榴花开欲然”;再一次是在仲秋,李商隐说这种红是“可美瑶池碧桃树,碧桃红颊一千年”。

初夏的石榴花并不能引起童年孩子们的兴趣,烙印在我们记忆里的,是仲秋时伸出院墙的那一树石榴红。秋风中,那些躲在浓郁枝叶里的石榴,伴

着晚霞摇曳生姿,一会儿似羞涩的女子欲语还休,一会又似痴情的佳人妆楼凝望。

儿时读书,书上说石榴不是中国本土水果,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,从一个叫“安石国”的地方带回的种子,因此又被称为安石榴。随着大众越发喜爱,它的名字也越来越多,如丹若、涂林、金鹿、红花……我最喜欢的是“天浆”,正如杨万里所说:“水精为醴玉为浆。”扒拉开石榴的肚皮,露出满满当当的籽儿,抓一把塞进嘴里,丰富甘甜的汁水在口腔里喷涌而出,一瞬间仿佛能忘记生活中很多烦恼。一顿嚼,几番吸,再噙里啪啦把核吐出,吃法虽不够文雅,但一家人围着吃,仿佛品琼浆玉露的情景,简直幸福到冒浆。

那颗颗“红宝石”不仅汁多嫩滑,味道甘甜,还富含许多对人体有益的营养,并具备止痢和杀虫功能,所以众人爱它也在情理之中。石榴虽然好吃,却是很难种植的树种,通常要等上4到5年的时间才可以吃到自己亲手种

植的石榴。石榴树一旦成活,就会活出不同寻常的姿态,郭沫若说:“石榴有梅树的枝干,有杨柳的叶片,奇崛而不枯瘠,清新而不柔媚,这风度兼备了梅柳之长,舍去了梅柳之短。”这生动诠释了石榴树独有的风姿和品性。

儿时常听奶奶说:“石榴千房同膜,千子如一,所以又叫吉祥果、团圆果。”我很喜欢这种说法,觉得寓意很美。记得那时不管哪家婚嫁,都会于新房案头放置切开的石榴,予以多子多福的祝福。一个成熟的石榴用一层薄薄的膜,包裹着一粒粒饱满的籽儿,晶莹剔透的“红宝石”们挤挤挨挨在一起,仿佛中国人的大家庭,紧紧地抱在一起,团团圆圆,和和美美。

石榴红了,盛夏时繁花似锦,仲秋时果实累累,它即属于夏天,又属于秋天。无论是夏,还是秋,总会有一棵石榴为我们而红。那红是令人欣喜的颜色,那红是精神抖擞的活力,那红也是喜上眉梢的收成,让我们不由得相信,日子亦如枝头上的石榴——红红火火。